

宣傳叢書之八

對俄外交問題

1929

對俄外交問題

黃季陸

——七月廿三日在黃埔軍校演講——

一 導言

在未講中俄外交問題之先，先要明白俄國同中國在地形上有何關係，然後把現在的國際形勢來分析觀察，以推測將來我國應走那條道路。

我們知道在鴉片戰爭時，中國有個舊式政治家林則徐——他曾經拒抗英國勢力，焚燒鴉片，在他臨死的時候，有句遺言說：『中國的外患，眼前只有英法；但將來真正的外患，還是西北的俄羅斯。』在八九十年前的人已經想到俄國問題的了，這實在並不算稀奇，我們試把中國地圖翻開來一看，歐美各國同中國接觸的，只有空遼無際的海洋，距離很遠，在軍事及各方面講，只要有防守的力量，已經够了。因為海軍橫渡大洋，供給及作戰，都很感困難。但在我國西北東北的疆界，幾乎全部與俄國銜接，在此情形下，俄國要侵掠中國，是很容易的事件。西北方面有廣漠

的甘肅，伊犁，新疆與俄國接壤，在東北方面俄領西比利亞及海參威一帶，又與我黑龍江一帶十分接近，自西比利亞的鐵路完成後，俄國到我國東北的邊境，交通很為便利，所以以我國國境的情形來講，俄國足以為中國國家之患較任何國家為急。但是在最近數十年來俄未為中國的大患，又是什麼緣故呢？這裡有幾點應當說明的。本來在帝俄時代，俄國已集中很大的力量來侵掠中國，可是後來經過種種的變遷，終於受了阻碍。如在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在中國近代外交史上，比較光榮可紀的尼布楚條約，就是給俄國南下的第一個打擊。在尼布楚條約以前俄國在黑龍江已經營得有很大的基礎，因為清庭當時的武功正盛，給俄國南下政策一個很大的威迫，牠的野心也不得不稍為斂跡。後來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俄國大敗，是俄國侵畧中國的第二個打擊。但這次事件並不是中國自己的力量能够把俄國南下的勢力阻止，而是日俄兩國在滿蒙一帶勢力的新陳代謝。從中國自己利害上說：減輕了俄國的勢力，又增多一個日本。等於去了一個豺狼又來一個豺狼，結果還是中國吃虧。一九一七年俄國的革命，經過長期戰爭和各國的封鎖，無力侵畧。這是俄國侵

畧中國的第三個打擊。

從以上簡畧的敘述看，近數十年來俄患之不如我們想像之急，並不是俄國不會積極侵擾中國，也不是中國自己的力量可以阻止俄患，實際上則因為國際的關係及牠本身的缺點和變遷，使牠有不得不暫時中止其侵畧我國企圖的地方，現在蘇俄的國勢和牠的東方政策已經恢復其帝俄時代的舊觀了，所以最近的對俄問題的嚴重，絕不是偶然的。八九十年前的舊式政治家林則徐的預斷，依然是沒有錯誤。我們的總理孫先生從前主張中國都城應設在甘肅蘭州，完全是為國防上着想。因為中國地域遼闊，而最緊要還是在西北與俄接壤的國防問題。

以上是對俄外交問題的一個楔子。現在我們再就中俄過去外交關係作一個簡括的觀察。

二 中俄外交關係的史畧

要明白過去中俄外交的關係，可以簡畧的分為三個時期：

一，帝俄時代的中俄關係——一六八九——一九一七

二，俄國革命後的中俄關係——一九一七——一九二九

三。此次哈案與中東路的接收。

在七八世紀以前俄國尙是蠻族，說不上文明。其原始爲諾曼族，由瑞典遷徙到芬蘭一帶地方，被斯拉夫族及芬蘭打散。後因乘斯拉夫人內潰的機會，乘機侵畧，方才崛起。在我國元太宗時（一二三五年）——中國領土擴張最大的時候，命拔都征俄，結果國境的擴大，一部分達到匈牙利，一部分達到波蘭，當時全部的俄土十之七八已在元朝武力統治之下。蒙古佔領俄土後成立金漢黨國，統治垂二百餘年之久，現在看察俄國的風俗習慣有許多與歐洲不同，就是因爲被元朝統治幾百年之故，這是很遠的事。過後中俄的外交關係，在明朝隆慶元年（一五六七年）有兩個俄國的哥薩克人到北京，要求交通，這是元後中俄發生關係的第一次。後來俄國以武力統一國內的散漫民族，向西伯利亞發展，同時侵畧到我國黑龍江以北，直到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其時黑龍江尙爲荒地，中國無固定的國界，俄國勢力直

到了現在的恰克圖附近一帶。當時康熙感覺到俄國侵畧的危險，才同俄國交涉劃清國界，派一個很能幹的大臣索額圖到尼布楚——在黑龍江北，爲俄人所築，——去和俄使費要多羅訂約，這次條約，損失的土地不少，可是中國對外交涉全部看來，還是很光榮。交涉的情形：康熙一面派遣大使，一面調集一萬多大兵，迫近尼布楚城；當時俄使很恐怖，但以屈於武力之下，不得不爲城下之盟，遂締結尼布楚條約，其大要如下：

一，將由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河（卽烏倫穆河）相近格爾必齊河爲界，循此河上流達外興安嶺以至於海，凡嶺南一帶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界，其嶺北一帶之溪河，盡屬俄國界。

二，以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爲界，河之南岸爲中國屬，河之北岸爲俄羅斯屬。其南岸之眉勒爾喀河口所有俄羅斯房舍，悉行遷移北岸。

三，雅克薩，俄羅斯所治之城，盡行毀除，所居俄羅斯人民及諸用物，悉聽撤往察罕汗之地。

自此條約成立後，俄人南下之勢稍爲斂跡，故在尼布楚條約後七十年之久，俄人對我國之態度，甚爲溫和，同時且派留學生至北京學習漢文。讀中國近代外交史除尼布楚條約外，幾乎無役不是喪權失地，惟此次則比較光榮可紀，自此以後尙有所謂北京通商條約及恰克圖條約，然均關係于中俄通商貿易之協定，於國家之主權尙無大碍。

自一八四一年鴉片戰爭後，我國頻經太平天國之亂，及英法聯軍之役，國家多事，俄國遂一變從前尊敬畏懼的心理，看穿中國的弱點，看見中國的內亂及受各國壓迫，遂於一八五八年強迫中國訂立愛琿條約，將尼布楚條約的精神完全變更，把黑龍江以北，興安嶺以南二百五十餘萬方里的土地，完全割與俄國。我國一面損失土地，一面損失黑龍江松花江航權。從愛琿條約後俄國侵畧中國開了一個新的局面。後來，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伊犁事件，繼之而起，我國喪權失地賠款尤不可紀，於是俄患也就日迫一日了！

從俄國侵畧中國政策成功後，列強很爲驚惶，尤以英日兩國最爲恐怖，英國欲

防止俄國在中國的發展不得不聯日本以制俄，後來的英日同盟的發生，其目的就是
在聯合打倒俄國在遠東的發展。一九〇五年日俄戰事發生，以蕞爾的日本能打敗俄
國，背後全靠英國幫忙，戰後俄勢大減，代之而興的不是中國，而是日本，於是日
本遂成爲東亞及滿蒙問題的中心。

現在再講中東鐵路的來源。俄自愛璉條約後，侵畧我國甚急。自甲午中國敗於
日本，我國遼東半島均爲日所佔領，俄國看到日本之興起於其侵畧中國政策大爲不
利，於是俄乃聯合德法二國強制日本歸還遼東。當時我國朝野見着日本的勢力天天
強大，又因俄人之誘惑乃由李鴻章赴俄於一八九六年與俄締結中俄密約，密約的大
意，雖說是中俄兩國對日本一種攻守同盟的性質，但俄國本意完全在利用此密約，
以遂其侵畧滿蒙之志。密約第四條有根據中俄關係，中國政府允於中國黑龍江吉林
地方造，接鐵路以達俄國海參威之規定。又同時規定此路建築權歸華俄道勝銀行承
辦，是爲中東鐵路之原始。

自尼布楚條約後，我國經俄國種種侵畧的事實，已如上述。侵畧的延展，一直

到歐戰發生及俄國一九一七的革命乃畧爲停頓。及至一九一九年俄國因爲被歐西各國封鎖，孤立無援，國勢民生日卽窮困，於是乃轉其視線向遠東求發展，此爲最近俄患發生之原因。

三 俄國革命後的中俄關係

現在再談俄國革命後的中俄關係。

歐戰以後，歐洲各國爲厭戰和平與社會主義思潮所瀰漫，改造社會的主張異常蓬勃。俄國革命後以世界革命理論，攻擊資本主義爲號召，當時頗能獲得各國勞工界與思想界一部分同情。蘇俄利用各國厭戰心理，把舊俄時代對各國締結的條約，債務宣佈無效，各國也因戰後力疲，不能向俄作武力的爭鬪。又因俄國以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口號，號召各國勞動階級，牽掣列強。列強此時對俄既不能用武力積極爭服，始出于封鎖蘇俄一途。蘇俄在各國嚴重封鎖之下，孤立掙扎無法解脫。同時惟有進行其平日所提出的兩個口號：一個是扶助弱小民族的獨立運動，一個是援助

資本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革命。頭一個口號的效用，使牠在孤立的外交中，得到一些同情者；第二個口號，可以使各國勞動階級牽掣其本國對俄的封鎖。但是第二個口號的效力很弱，列強的封鎖政策，不爲少動，弄得俄國國內凶年饑饉內亂不息。列寧看見向歐西發展的困難，只有轉向東方再尋出路之一法。同時中國是地大物博，人民衆多的國家，蘇俄要從四面封鎖中，衝開一條出路，以予各資本主義國家以打擊，只有向中國方面經營的一途。一九一九蘇俄特對華發表宣言，以博我國同情，宣言大意說：邀請中國即開談判，磋商廢棄一八九六年之中俄密約，與一九〇一年之北京條約，乃至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六年間與日本訂結之一切協約。簡言之即將帝俄時代侵奪中國或借日本及其他聯盟國共同侵奪中國之權利一概歸還中國，此外更宣言放棄舊時中東鐵路及一切礦產森林及他種種產業的權利。自此宣言發出後，我國因爲久受歐美列強的壓迫，到處都是敵人，從無朋友。列強在華利益侵佔的護身符的不平等條約，從無有如俄之甘願放棄者，故對蘇俄宣言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當然引爲滿意喜出望外。一般民衆經此空言誘惑之後對俄觀感爲之一變。但

經過近幾年得來的教訓，才知道錯了。列強以武力經濟來侵畧中國；蘇俄以小利來引誘中國，而且所謂小利又是口惠而實不至的人情，猶如引餌釣魚，見餌而食固快意，因貪餌而亡身則更覺晦氣！

一九一九蘇俄發表此項宣言，表面固然是買好中國民衆的歡心，暗地裡却進行兩種工作：一，赤色帝國主義的侵畧在中國自此穩植根基 徐圖發展；二，在中國造成共產黨的勢力來支配中國，更進而作爲擾亂全世界的工具。

從一九一九年後，中俄關係大變，接着又有買好中國的第二第三兩次宣言。此項宣言都是加拉罕起草的，不過我們要注意的，二三次比第一次不同，而此兩次宣言對於博取中國同情的話說得特別可聽，但對於放棄在華利益等話則迄無具體表示。一九二三年加爲大使，與我國商量恢復國交，締立中俄協定——若根據第一次宣言，則此協定內容無異一面說放棄一切權利，而一面又在保留其帝俄時代的權利。自中俄協定成立後，國人對於蘇俄之用心乃漸漸明白。

一九二四年中俄協定雖在北京成立，但中東路在奉天勢力範圍，當時的奉天在

北京權力支配之外，彷彿另外是一個單位。加氏看清這點，一面承認北京爲合法政府，與之訂中俄協定，但因奉張不承認，又親赴奉天私與奉張訂奉俄協定。此兩協定內容雖差異甚少，但有一點我們應當留心。就是俄國既以放棄一切權利來引誘中國訂結保持權利之中俄協定已屬滑稽，而在外交方式上說，蘇俄既承認北京政府爲訂立協定之合法政府，但同時又與地方政府訂約，實是不重信義，破壞締約國對方的外交的統一。推其用意完全因爲奉天方面之不同意中俄協定，俄國所急欲根據協定以發展在其中東路之權利，不得奉天許可無從實現，故不惜有此破壞外交慣例之舉，及至奉俄協定成立後，俄國在中東路之陰謀計劃乃盡情進行。

此外更有一事更足以顯示蘇俄對我國侵畧之陰謀與帝俄時代實毫無差別。當民國十二年春俄代表越飛正在與北京政府進行中俄協定時，蘇俄政府忽于是時與蒙古代表在莫斯科締結下列之秘約：

(1) 外蒙當局須宣告一切森林鑛產及土地以後均歸國有；凡無人佔有之土地，均給蒙古貧民及蘇俄人民居住耕種。

- (2) 外蒙天然富源禁止私有；一切鑛區，許蘇俄實業家僱用蒙人開採。
- (3) 全蒙鑛業，歸蘇俄工團及工會承辦。
- (4) 外蒙貴族享有之土地權，當即廢止；而代以蘇維埃自由交易財產制度。
- (5) 外蒙須聘蘇俄實業家，開發富源，振興工商業。
- (6) 外蒙須請求蘇俄工會，參與創設勞工制度事宜；以便得完全保護工人。
- (7) 外蒙政府須聘蘇俄之各專家為顧問；以資指導。
- (8) 外蒙政府一切職權，均歸人民政府之行政部施行。先設立一革命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再召集會議；以便制憲。

(9) 蘇俄軍隊得駐紮於外蒙，協助蒙人保全領土，以禦中國。

(10) 活佛及蒙古王公之頭銜，一律廢除，而以活佛為革命委員會委員長。

觀以上密約，蒙古已無異成為赤俄之藩屬，其侵畧滿蒙之陰謀已昭然若揭了！蘇俄之侵畧野心，及其在國際上手段之奸險狠毒，實足令人髮指。尙有一事更足以顯示蘇俄之背信無聊，只要於蘇俄自身有利之事，所謂條約信義，均不惜破壞

背棄。在中俄解決懸案大綱第四條有云：「蘇俄政府聲明對於前俄皇時代與第三者所訂之一切條約協定等項，如有妨碍中國主權及利益者概歸無效。」蘇俄在一九一九年發表之對華宣言也曾聲明此點，不料蘇俄在中俄協定方成立之後，即積極進行日俄協定，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一月二十日日本全權代表芳澤謙吉與俄大使加納罕在北京正式簽字日俄協定，在此協定之第二款，竟有損害我國主權之規定，其原文是：「俄允許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樸資茅斯條約依然有效。」所謂一九〇五年的樸資茅斯條約其中大部分是日俄戰爭，俄國戰敗，以我國滿蒙一帶被帝俄所侵佔之利益，作為俄國戰敗的犧牲。蘇俄此種侵害我國主權的舉動，直接的影響是破壞中俄協定各項的規定，間接的影響是日俄兩國勾結，對於侵畧我國的滿蒙方面取一種協調的態度，其最大影響即是蘇俄意在降心聯日以造成世界最可怖的國際大戰，蘇俄年來的國際政策都是本着這個方針在進行。近幾年來喧騰世界的日俄聯盟及日俄各秘密的協定，都不是無因的。關於此點以後分析最近國際情勢時再談。不過我希望大家留心的是：此次對俄的問題，日本態度的極可注意，如果此次事件單純是

中俄的問題是很容易應付的，但恐怕中俄問題的將來，是未來國際的大問題呀！所以我們現在應當抱定很大一個決心來求我們民族的生路。

蘇俄一九一九年宣言發表後，竭其全力以博得我國同情，我國因對外方面處於國際帝國主義環攻之中，蘇俄既聲明願棄其帝俄時代掠奪我國之一切權利，當然吾人極願推誠與之聯合；在對內方面，當時我國主權尙爲少數寄生於帝國主義的反革命軍閥掌握之中，此時全國民衆的要求知道非革命無以推倒國內軍閥以建立獨立自由之國家，蘇俄乘此弱點，一面既宣言放棄帝俄時代之權利，一面更進而假意同情援助我國革命。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以國民革命之目的對內在打倒軍閥，對外在打倒帝國主義，蘇俄既願放棄其帝俄時代在我國掠取的權利，同時又以與我打倒帝國主義目的之共同，故爲革命利益計，乃以條件的而決定聯俄政策。所謂有條件的聯俄是在俄能確實履行其放棄在華一切權利宣言之外，更須能保障其對蒙古無侵畧之野心。聯俄條件中更爲重要者則爲蘇俄當確實保障中國無實行共產制或蘇維埃制度之可能。換言之，即俄國在中國，絕對不許有布爾希維克主義之宣傳及活動。

自民國十四年 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後，蘇俄挾共產黨的力量以破壞國民革命之完整，一面更利用國民黨內之附共份子——即今日之改組派——作其工具，以爲掠奪權利之需。所以自蘇俄及共產黨破壞中國革命篡奪國民黨權陰謀暴露以後，民十六年國民黨卽厲行清黨，而一班附共份子在此時期猶高唱聯俄容共口號企圖寄生於蘇俄卵翼之下以求掙扎。雖至現在此輩猶不惜背叛國家，勾結蘇俄以圖再逞。我們爲欲證明若輩之誤謬，可將民國十二年一月 孫中山先生在聯俄之初與俄代表越飛在上海聯合發表之宣言引爲參考。照烏德海（Woodhead）一九二四年中國年鑑所載，宣言大要如左：

一、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爲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國家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確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賴乎俄國援助也。

(二)爲明瞭此等地位起見，孫逸仙博士要求越飛再度切實聲明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國對中國宣言列舉之原則，越飛君因此向孫博士重行宣言，即俄國政府準備且願意根據俄國拋棄帝政時代中俄條約（連同中東路合同在內）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

(三)因承認全部中東鐵路問題，祇能於適當之中俄會議解決，故孫逸仙博士以爲現在中東路之管理，事實上現在祇能維持現狀，且與越飛同意現行鐵路管理法祇能由中俄兩政府不加成見，以雙方實際之利益與權利，權時改組，同時孫逸仙博士以爲此點應與張作霖將軍商洽。

(四)越飛君正式向孫博士宣稱，俄國政府決無亦從無意思與目的，在外蒙古實施帝國主義之政策，或使其與中國分立，孫博士因此以爲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緣爲中國實際利益與必要計，中國北京現政府無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後，白俄反對赤俄之陰謀與敵抗行爲之發生，反會釀成較現在尤爲嚴重之局